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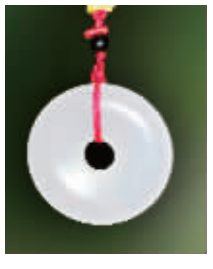
平利长安石英玉髓

王晓群

说到平利县长安镇，大家首先都会想到秦头楚尾，陕西最南、与湖北仅仅“一墙之隔”，这墙便是历史上的楚长城，现在是两省隘口——关垭，一座出秦入楚的公路大门；其次就是茶叶了，长安镇是茶的故乡，川道、坡上到处都是茶园，街上到处都是茶叶店和茶楼。说长安镇是西北茶园第一镇一点不为过，每年到长安镇观光的游客真不少。听关垭的历史故事，再品尝一杯清香的长安茶，留恋忘返的游客除了赞美，再就是通过微信，把长安镇之美分享到朋友圈里。

喜欢听长安镇的故事，特别是解放军鏖战关垭；喜欢饮长安茶，每年我都要买上一些，除了自己喝，还要送给朋友。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长安镇的玉石。长安镇中间有条河，大家都叫它石牛河，石牛河上还传诵着石牛的美丽故事。顺石牛河而上十几里，有一座秀丽的山，拔地而起，傲视群峰，当地人称它蜡烛山，大概是因为其形似蜡烛的原因吧。

蜡烛山出产一种白石，祖祖辈辈都叫它白火石，也有叫它莹石的，其实它应该是石英石。多年来谁也没有在意它，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前些年有人发现它是优质石英石，就把它开采出来作为玻璃原材料买到外地。外地的行家们发现这不是普通的石英石，而是已经玉化了的石英。晶莹剔透，纯洁细腻，石质紧密，富含油脂似的，硬度达到七点二摩氏，与翡翠硬度一致，品质已经是玉中上品。特别是石中的玉髓，色泽纯正，是可人的稀缺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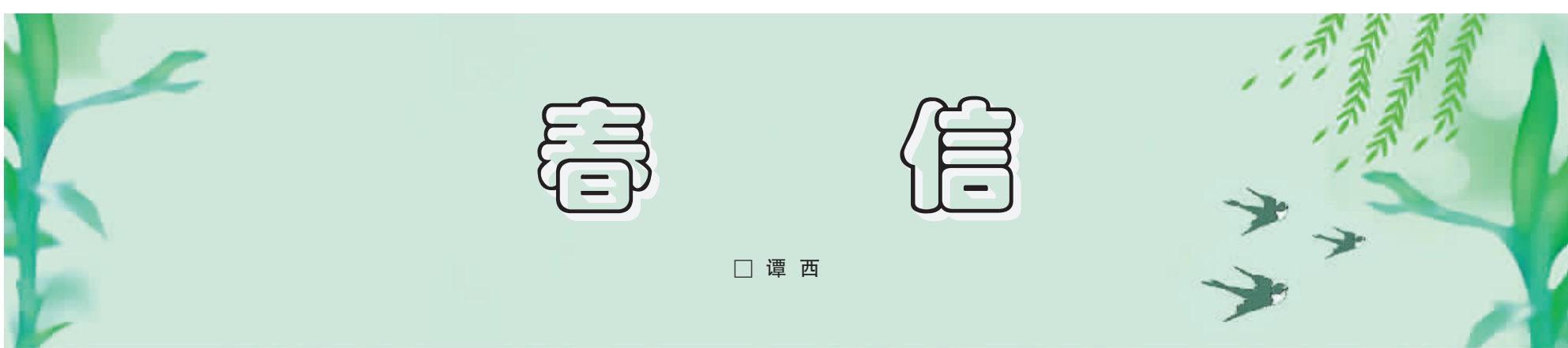
外地客商们悄悄来到长安镇，投资建设厂采矿，品质好的卖给玉石加工厂，品质次些的卖给了玻璃生产厂，但因石英石市场及经营管理问题，生产一直不正常，开开停停，亏多盈少，最终矿山停止运营。一位香港玉商欲投资开发，又因矿山地城镇饮水的水源保护地，也只能望玉兴叹。河南玉商在汉滨区县河镇办厂，主要就是加工长安镇玉石，生产的玉石在市场很受欢迎，一度成为市场抢手货，但也因矿石的原料等问题，半途而废。汉滨区的几个玉石爱好者在五里工业园建厂经营，收购大量长安镇玉矿，生产了多种玉产品，也因欠缺经营经验等原因，厂子生产不久就停了，至今处于停滞状况。

因种种因素影响，长安镇玉石没有能够走出市场而名扬天下，但业内都知道长安镇玉石的优良品质。好山好水出好玉，我曾经用几块长安镇玉料寄到外地加工玉品，做出的手镯和平安扣水灵灵的，典型的冰种和玻璃水种，表面光亮无比，呈现透明状。在强光下可以看到玉髓内结颗粒结构和游离的棉絮晶斑，无色透明，高贵典雅，有一种王者气象。我曾写了一首七绝赞美，诗曰：云封水底似凝脂，终年相亲是玉肌。谁道女娲媧上泪，巴山磨砺更神奇。

长安镇玉是储量较大、质量较好的玉矿，它的发现与开采应该是我市玉业的一个开端，虽然还在探索阶段，困难重重，有技术问题、有市场问题，但更多的是我们对玉的认识问题。相信不久，随着安康“玉石真面目”的不断揭开，藏在深闺中的宝藏会被大众逐渐认识并接受。

春信

谭西



离开北方的时候是深冬，院子里树木花草一片萧条。满心期待着这里最美的春天，没想到回来是三个月之后，花已完全开败，细小的毛果子都冒出头来了。

好在还有柳絮，时不时从关着的窗户缝隙里，卯足了劲往里钻。出了门去，白色的小小的一团，白月光似的，走到哪跟到哪。

2020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带着一些惨痛的记忆。很多个这样的春天，曾给我捎了信来。有时热情地予以回应，有时心不在焉，总想着还有下一次。

它不等我，在我想好生相处细细品味的时候。越是不等我了，它的眼角眉梢，越让我动心。回头望过去，却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江汉平原的春天，来得悄无声息又铺天盖地。最先有知觉的是水。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身体里一根根纵横交叉的毛细血管。房前屋后，阡陌纵横，宽到长江，窄到幼童都能一步跨过的小水沟，全是这里抹不掉的胎记。

眼看着拿草把子洗得正欢的红苕掉进水里，丫头们能够一把捞出来；老姨把刚好的猪菜，开始用竹篮子在水里来回摆动清泥；鸭子没事就往水里钻，还“嘎嘎嘎”叫得特别带劲的时候，就是这里的春天来了。

杨树(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柳树)的嫩芽也机灵，冒出了点试一试。发现真是春天要来了，又欢快地再冒出一小点。等到觉得安全了，索性放开了使劲长。那叶子一天不见，昨天的就消失了。过两天再看，都不敢想它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背着我们长这么大。

跟杨树一起闹得厉害的，还有风。这是平原的风，没有任何遮挡，只要起了心，想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吹。竹竿上的衣服轻轻地飘起来，屋顶上的大白菜又干了些。猫狗钻到草垛子里去撒野，一群鸡鸭的羽毛，软软地悄悄地掀了起来。房子都是不带院子的，刚把门关上半边，又被吹开了。吹了关了吹，索性拿把木椅子抵在后头，半开半掩着，让风拐弯抹角地溜进来。

河底明显变绿，那是水草醒来了。每家每户搭着的跳板上，洗衣服洗衣具的多了起来。时间再往后稍延点，各种种要泡下去了。把前一年精挑细选的好谷种，扔到门前的河里。等着它泡胀，生出点嫩芽，还稍微带点发酵的气味，那就是传说中的春播即将开始。一粒种子的战场，从河里转移到田里。

平原上鱼米之乡的春天，很有点坦然的味道。哪怕站在岸上，有时也能看见鱼肚子慢慢

地鼓了起来。鲤鱼、草鱼、边鱼，都是最常见的。下河捉条鱼吃吧，一肚子籽不忍心。为了清塘，真要吃起来，那籽能做成满满一盘子。鲤鱼籽粗糙，吃到嘴里嚼几几的，边鱼籽适合跟鱼一起做成阳干的。金黄的一颗一颗，紧紧密密挨在一起。

母鸡不好好下蛋吃食了，天天蹲在窝里赶都赶不走，这是在抱窝。把攒存的鸡蛋一颗颗拿出来，用手电筒在灯光下细细地照，有圆斑影子的，就有戏。等到鸡蛋一个个破壳，小鸡全身毛湿漉漉的，从蛋壳里歪歪倒倒想站起来的时候，那是二十多天之后了。

到了那个时候，犁啊耙啊都出来了。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牵着一头水牛，背上扛着农具，慢悠悠走在一垄条碧绿的田埂上，是最家常的乡村图景。牛在前面拉着，后头的鞭子作势扬着，水田里的篱笆一垄一垄地在脚下翻腾。放学回家的小伢子，书包一扔，拎起门边的小桶，卷起裤脚冲冲跑进田里，跟在犁田的人后边，把顺着泥巴翻出来的鳝鱼泥鳅，一条条捉进桶里。晚间一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道美味。

这是此前江汉平原的春天，是我心里记得的，部分春天的样子。

雾就这么起来了。开始只是小小的一团，棉花糖一样，像有，又像没有，在半山腰上信步溜达。渐渐地棉花糖多了起来，东边一团，西边一撮。稍微走会神，那雾怎么抱成团了？明明只有一两堆的，转眼就连成了片。整座山都被圈起来了，又像被拦腰隐藏。雨慢慢地飘，雾缓缓地升，矮一点的山头，一会就不见了。身材高大的，这会见还在，过个几分钟甚至几秒，也不见了踪影。山谷都是心意相通的，这雾就是自己调皮捣蛋的孩子。

该去采茶了啊！有雨有雾又有海拔，正是这些鲜叶的汁。那蓄劲了一个冬天的叶子，淋过了几场雨，又浸过了几次雾，一片片就沉不住气了。只发一片嫩芽，刚好是尖尖的，窄窄的那种，迎着风，今天长一点点，明天再长一点点。六七岁的小姑娘，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一人一个小竹篓绑在腰间，这就出发了。新茶是山里最隽秀的一首诗，和着山泉，就着鸟鸣，有的一株就长了上百年，给山间最质朴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底蕴。

气息是流动的，像清秀村姑的眉眼。风从山脚爬上来，带点凉，带点暖，带着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看是看不完，说是说不尽的。好在今年如此，明年它还是这样。山里的春天，格外厚重。

房子是白墙青瓦，有的整齐排列，有的单独一家。房前屋后，山南山北，刻意为之也好，自然成就也罢，地里总能开出花来。梨花是常见的，杏花是常见的，桃花是常见的，樱花也是常见的。这么多常见的枝枝绕绕，只要时辰到了，每一簇就开始着色。从这个角度看，好看。翻过一座山，站在山梁上往下看，还是好看。走远了，忍不住回头再瞧一眼，怎么就让人不想走了呢？

这个时候，最适合去村子里游荡。越偏远的村子人越少，春天也就格外纯粹些。油菜花是最土最洋的结合，一片一片那么不可一世，

好假整个山头都被它们占领了。金黄的花朵，浓郁的香气，顺着山谷的风一阵阵往鼻子里钻。在较高处的平台歇歇，山坡按颜色分了家。绿苗是一块，油菜花是一块，裸露的秧田是一块。就这么间隔着，成带状，成块状，一直连到最远的山边。

山里人是不闲着的山，多地带少，每一寸土地都金贵。哪怕只有平方大小，也要种一窝菜，栽几根葱。菜蔓长得好的掐走了，来不及吃的就开了花。葱的肚子鼓鼓胀胀，头上还顶个大花苞。经年的老母鸡，一个抵得上平原三个的身量，满山里刨食。家家户户的狗这时都格外精神些，东家西家地窜，山坡上跑得飞快。

在屋里观雨，一半是听，一半是看。那雨是极腴的。下轻了吧，担心你感觉不到；下重了吧，又怕搅了清梦。细如丝，软如绸，恹恹地，恹恹地，非常黏帖地，慢慢地往下落。路上沾了点湿气，花瓣上露珠晶莹，要滴不滴的样子。房前的衣服收起来，晒的梅干菜也端进去。老人搬把凳子坐在门口，拿出烟斗点一锅自家种的黄金叶，看着门前门后手抚了多少年的地，把这笔贵如油的东西一点点吸进去，再吸进去。

雾就这么起来了。开始只是小小的一团，棉花糖一样，像有，又像没有，在半山腰上信步溜达。渐渐地棉花糖多了起来，东边一团，西边一撮。稍微走会神，那雾怎么抱成团了？明明只有一两堆的，转眼就连成了片。整座山都被圈起来了，又像被拦腰隐藏。雨慢慢地飘，雾缓缓地升，矮一点的山头，一会就不见了。身材高大的，这会见还在，过个几分钟甚至几秒，也不见了踪影。山谷都是心意相通的，这雾就是自己调皮捣蛋的孩子。

该去采茶了啊！有雨有雾又有海拔，正是这些鲜叶的汁。那蓄劲了一个冬天的叶子，淋过了几场雨，又浸过了几次雾，一片片就沉不住气了。只发一片嫩芽，刚好是尖尖的，窄窄的那种，迎着风，今天长一点点，明天再长一点点。六七岁的小姑娘，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一人一个小竹篓绑在腰间，这就出发了。新茶是山里最隽秀的一首诗，和着山泉，就着鸟鸣，有的一株就长了上百年，给山间最质朴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底蕴。

气息是流动的，像清秀村姑的眉眼。风从山脚爬上来，带点凉，带点暖，带着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看是看不完，说是说不尽的。好在今年如此，明年它还是这样。山里的春天，格外厚重。

记忆中的汉阴老南街

孙维艳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汉阴的最后一条老街道——西坛，在城市旧城改造工程中也被拆得只剩下零零落落、老旧残破的几户房子，和一条坑洼不平、曲里拐弯的路了。这些老汉阴城曾经的街道，历经了汉阴历史的变革，见证了街道上住户的喜怒哀乐，承载了这些街道人的生存和发展。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汉阴南街，也有曾经的辉煌，和值得一记的历史。

现在的汉阴南街是指从月河边南大桥北头到南街口这一整条街。而本世纪之前甚至更早时段的南街只指南街口到南城门外洞这一段，长度短得多。我们小时候老城人都把南城门外洞到月河边这一段叫南门外。

原来的南街呈略弯曲的喇叭口形状，南街口西边第一家姓喻，东边第一家是国营药铺。从南街口向南大约五十米之处最狭窄，也是弯曲的，拐弯处几乎可以用“逼窄”形容，这段狭窄街道的两边房墙直接壁立街面，似乎向中间挤，居住在这段瓶颈处的两边住户分别是王姓、刘姓和熊、吴、马三家合住的院子。过去南街人把这一段叫上街头。上街头以南一直到南城门外洞，街道变直。大致以老文化馆（现在的环保局）到城门洞这一段叫下街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都是约定俗成的。下街头叫的少，都习惯叫“南门外”，“南门外”这个叫法如今在年龄稍大点的人口中还能听见。下街头尽头东边人家姓邓，西边为雨伞社厂址（现在老工商家属楼）。上街头以南的这一段街道较宽，而且这一段两边房屋临街都有一米多宽的房檐坎，无形中房子又后退了一些，从视觉上看来更开阔。南街房屋构建，大都以石头为基，以木架为支撑，以糊基（黄泥打碎、掺入两寸长的稻草杆，汤好，用木框模具制成十公分厚左右、长方形泥块）泥巴为主墙，户内以竹笆墙（内竹笆、外泥巴）隔为小间，上以黑瓦盖顶。南街房屋格局，大多口面窄，一间屋宽左右；进深长，成深口袋状，也叫口袋房子。除上街头、文化馆和雨伞社临街墙为泥墙外，其余临街墙皆是砖木板墙。

过去的南街不是商业街，但它并不偏僻，不冷清。雨伞社兴旺的年代，它的街两边是雨伞社晾伞、晒伞的场地。它还是南边的双星、三元、大兴等村的人进城办事的交通要道；是民主街中段、马道巷、和平街、后街居民下河洗衣的必经之路。多年来，早上，南街看着城外的人带着土产蔬菜进城；下午，看着城里人提着篮子，端着盆子，穿着脏衣服出城。岁月就在这出出进进中流转。

南街不冷清，南街人的生活也不单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南街有三大乐处。每年刚进腊月，下街头雨伞社的职工就开始为新年耍彩龙船做准备。爆竹、划箴、定型捆扎、糊面、画彩装饰，对于做惯了纸扎活的雨伞社人来说，他（她）们做得忙碌有序，又

得心应手。扎彩龙船既是他们手艺的延伸体现，又是他们在单调重复的手工制作中寻得的乐趣。他们忙碌的样子给南街人带来了年的气息。彩龙船做好后，请师傅演唱排练，带有浓郁汉阴地方色彩的花鼓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穿透了墙壁，穿过了南街，穿进了南街人的耳朵里、心里。从开始制作彩龙船到彩排完成，南街人无论大人小孩，吃过下午饭总爱到雨伞社，看色彩绚丽的彩龙船，看伞社人的智慧、手艺，看撑船人、耍船人表演的门道，听汉阴人熟悉的花鼓腔调，听花鼓艺人即兴编就的诙谐幽默、或雅或俗的唱词，谁都认为这是南街人过年的大事、乐事，少了它就没那个味。

过了三十，彩龙船出外演出去了。正月，开心的重心就移到南街中段东向的文化馆。文化馆的活动从腊月已经开始。记得到腊月底，文化馆就给南街街邻送年画。那时贴年画是每家过年比较重要的习俗，再拮据的人家都要贴一张印有雄鸡或鲤鱼年的年画。因此他们送的都有雄鸡、胖娃娃、鲤鱼图案，剪纸形式的画。这些寓意丰富的年画，满足了南街人对未来、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正月初一，文化馆会举办春节娱乐活动。活动项目有：贴鼻子、敲锣、投乒乓。这些平民化性质的活动，不管老少，有没有文化都能参加。当时它不仅是南街，也是汉阴城人正月初一都喜欢的娱乐活动。院子里站满了排队参加节目的人，却没有谁插队拥挤、吵骂取巧，有探讨所参加项目技巧的声音，有失败却认输的服气声。即使吵闹嬉笑也充满了祥和和之气。小小的奖品，即使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对获胜者来说，既有成功的喜悦，又有物质补贴的欢欣。那时文化馆的门票也不禁止外人的出入，文化馆里的院子就是南街上小孩们平时玩耍游戏的乐园。作为一个县的文化单位，作为南街上的一份子，它就以这种最质朴、最简单、最实在的方式，依傍着南街，相融于南街，服务于南街。

最后一乐之处当然是南城门外洞了。这城门洞南向月河。夏季，河风徐徐吹来，再热的风，进了城门洞，也被它褪去了热度。没有消暑设备的年代，这里就成了出城、进城和南街上的消暑歇凉的宝地。一大早南街几个老

人就搬来躺椅占据城门洞中间稍宽的地方。吃早饭时，从每家的门里走出端着五花八门的碗的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五花八门的碗里盛着千篇一律的糊糊（玉米糊），这些男女老少有的边走边吃；有的一手端碗，一手提着板凳或椅子，都奔着一个地方——城门洞。即使走到城门洞，碗已见底，也都舍不得回去添饭，拿着个空碗在这或说、或听一阵子才回去。年老的嘴里吐出的“解放前、大炼钢铁、武斗”这些词，道出了他们人生中经历的国家大事；年轻的嘴里吐出的是“北上平、平梁、安康……”这些词讲出了周边发生的大小事。在这里，贯穿古今的纵线，覆盖周边的横线相互交织、汇集。碗里的饭味、城外吹来的热风、闲谩的热浪，充盈在城门洞里。甚至也不在乎卫生不卫生，你尝我碗里一筷子菜，我夹你两根菜，菜都是一色的浆水菜，不同的是每家的口味和厨艺，品尝到的都是街坊邻舍之间的熟络。

在吃饭、闲谩、歌凉的人群中，还有一类叫做过路客的。他（她）们是河南岸村里一大早进城卖菜的人。虽然菜卖完了，口袋里有几个钱。但那是要拿回家买油盐的，不敢花。天又热，肚又饿，正好在这歇一脚。认识的，不认识，因为经常从南街经过，有些脸熟，于是就跟吃饭的人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或正经或玩笑的话。他们之间没有熟与不熟，了解不了解的顾虑和提防。

中午，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躺在早上搬来的躺椅上，眯着眼，手拿蒲扇，似睡非睡。偶尔，进出城的路人的脚步声在城门洞的石墙上产生的回音吵醒了这些悠闲安逸的老人，他们也只是半眯一下眼，瞄一下来人，继续闭上眼睛，轻摇几下蒲扇，又渐渐进入他们的半睡状态，继续享受着这份清凉自在。

一年又一年夏季的河风剥落了城门洞外墙砖的表皮，吹老了南街上一辈又一辈的人。南街人的身影刻进了城门洞的墙壁缝里，南街人的笑声、话语声回荡在城门洞的石壁间。过去的南街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今天的南街已不是昔日的南街能比的。无论它曾经多么短，多么窄，房屋多么低矮、陈旧，它在它的那个历史年代里，留下了它独有的特质和专属于它的辉煌。

持之若溪戲作呈 陸友 襄陽漫佳賦 松竹苗因夏淡山去萬 秋久膚白雪詠更度采 菱謳縷會小鱉植葉 園金橘洲水宮無似 榮載與謝公遊 半歲依倚竹三時看好	花懶傾老泉酒點盡 整源茶主席多日此群 拳伴不詳朝來還雲 簡使起故葉差金半歲 諸載酒不相而余以序其呈履 清話而心清世老劉生周三月	過江東 任健成汝為遊類情特 蓬然來隨意什味至迓 依東入鏡觀珠集他仰 彼此同慶衣並金飽但覺	空賦收漁款堪畫表 有魯公陪 審友徑春祈紅薇過夏 榮園故珠日得願我若舍 情淡有蘭隨色穿無在 對齊印樓皎二月依 元祐戊辰八月八日作 師在卷用言論
--	--	--	---

保卫生命 (朗诵诗)

薛萌楷

女娲补天、风风涅槃
神话故事、千古流传
寄托着对英雄的崇敬、寄托着对英雄的称赞
看今朝遍地英雄上前线
保卫生命、决战疫情、决战武汉
打好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奋力撑起这片蓝天
我是党员、不忘初心、不畏艰险
抗疫战场、生死相见
我们用党性撑起这片蓝天！
我是军人、召之即来、战之必胜
抗疫战场、决起这天！
我们用军魂撑起这片蓝天！
我是医护人员、救死扶伤、舍生忘死
不破疫情、誓不归还
我们用医德医术撑起这片蓝天！
我是普通百姓、中央号令、全国动员
抗击疫情、人人参战
捐物捐钱、驰援武汉
胜利属于人民！胜利属于人民！
我们是属于武汉的中国人！
我们是防控疫情决胜病毒的英雄汉！